



GEBI SHAMO ZHIM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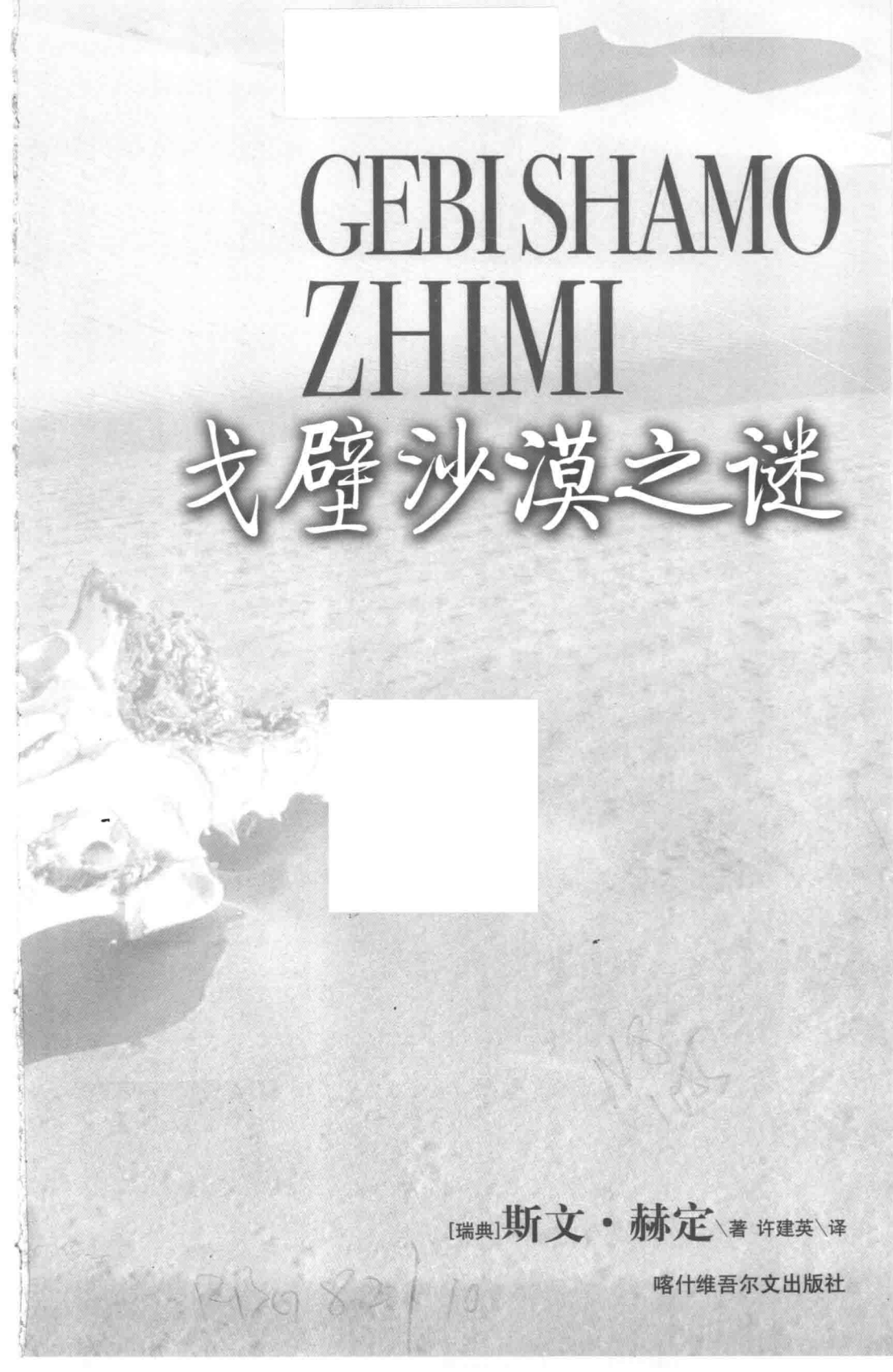
戈壁沙漠之谜

骆驼们看起来很焦虑，靠近帐篷待着，而未待在芦苇旁，它们对牧草已不感兴趣，只是偶尔看一眼它们不愉快的同伴。第二天早晨，失足的骆驼死了，僵硬地在冰中冻上了，背部和驼峰像正常躺着的骆驼那样直立着，但头低着，在冰中冻僵了……



[瑞典] 斯文·赫定 著 许建英 译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GEBI SHAMO ZHIMI

戈壁沙漠之谜

[瑞典] 斯文·赫定 \ 著 许建英 \ 译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戈壁沙漠之谜 / (瑞典) 斯文·赫定著 ; 许建英译. — 喀什 :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2004.12

ISBN 7-5373-1328-8

I. 戈... II. ①赫... ②许... III. 丝绸之路—科学—考察 IV. N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9942 号

戈壁沙漠之谜 (瑞典) 斯文·赫定 著 许建英 译

出版发行: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印 刷: 北京欣舒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250 千字 插图: 25 张

ISBN 7-5373-1328-8 定价: 26 元

序 言

将这本书送交出版,我既有疑虑,也有骄傲。我本人并没有什么相关的重要的或者特别的兴趣要讲述,为了叙述的连贯和清偿我的责任的缘故,我所讲述的这一小部分关于我自己的经历和要做的地理研究简直没有关系。

事实上,我在探险队中的作用仅限于组织和领导整个队伍,限于和南京中央政府谈判以及和我们北京科学界的朋友们进行协商,限于为各个队伍配置工作人员、设备、仪器和资金。这些是我对这次大规模探险所负的个人责任,这在过去的两年里占去了我如此多的时间,以至于我自己不得不遗憾地一再牺牲个人的希望,推迟解决某些地理问题。

我以此通俗形式记录下我的同志们和诸位工作人员在自然科学和考古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因此在中亚探险家的行列里占据着可敬的位置。我希望那些主要对我们为增进人类对地球认识而常年奋斗的感兴趣的瑞典人,将会理解我们所收集的资料已经非常广,理解我们对其所试图传达的概念不会模糊和贫乏。因为,说实在的,所有这些成果是由这么多人和我完全是外行的这么多部门共同取得的,我本人并非对这些成果都清楚和明察秋毫。但是,我可以自信地断言,一旦这些成果放在世界的面前时,它们将会建立起一座我们这个时代不朽的纪念碑。

当我正在写作此序言时,正是中华民国成立 19 周年,我坐在这儿等待着来自我们的考古学家福柯·伯格曼(Folk Bergman)的一份详细报告。不久前,伯格曼在戈壁沙漠的中央找到了一个未曾预料到的重大发现,这在对古老的汉代皇帝抗击匈奴的军事行动和防御工事的研究方面都产生了新的观点,我一直热切地盼望借这个机会能够把他的这个划时代的发现告诉世界。

我和我的同志们也要感谢所有那些对我们的工作表示理解和同情的人们。

我们首先要对瑞典国王表示我们卑微的谢意,也要对林德曼政府表示卑微的谢意,感谢他们在 1928 年和 1929 年对我们提供的强大的支持和慷慨的援助。

我们也有幸对皇太子表示我们热情的感谢,他一直对我们给予大力的和开明的支持,并一直用语言和行动来支持我们的工作。

我真诚地感谢我所有的同志们,感谢他们的忠诚和忍耐,感谢他们总是对我抱有的信心。我确信他们会同意我的观点,即为了我们共同的崇高目标,我们已经用非常坚定的关系形成了兄弟情谊。

我对在北京的中国朋友表示特殊的和诚挚的感谢,在过去的这几年里,他们一直不断拉近我们的关系,他们惟一的愿望就是不要让我们的事业受到阻挠。

还有几家公司和个人善意地赠送我们设备,我也对其表示感谢。

在这本书的瑞典文版中,伯恩哈德·卡尔格莱恩(Bernhard Karlgren)教授曾善意地帮助我拼写中国人名,对此我表示感谢。

最后,我希望对我的兄弟姐妹表示衷心的感谢,当我在北京忙于其他事务时,他们用智慧、耐心和爱在斯德哥尔摩这个中心全力照看探险队的事务。

斯文·赫定

北京

1930 年 10 月 10 日

引言

戈壁沙漠既是暴风的产生之地,也是个忧郁沉寂之所。1927 年夏天,当我们起程探险并穿过戈壁沙漠时,广袤的、茫茫无边的内陆亚洲向西一望无际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的目标是在这次探险中进行新的征服。薄雾之中一切都显得神秘莫测,放眼望去,远处的地平线呈现出曲线。从东面的北京到西面的里海,我们要走过 3,000 英里的距离,其中 1,200 英里是从准噶尔到喜马拉雅山。我们一步步地征服,我们建立起一个供应系统,由此临近的地区就可以穿过。这片地球表面上最大的陆地,其核心是远离海洋最远的宽广地区,这就是我们的战场。

三年来我们在人和自然之间进行严酷斗争,艰难应对革命和政治性动荡,如今这些都已过去。我们已经进行了广泛的征服,取得了许多新的成绩,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需要花费多年的工作。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迈进这个有着沙漠和群山的广袤王国,在此我们目睹了它非凡的过去。在地球古老而皱痕斑斑的表面,到处可见这个王国的痕迹。我们的眼睛在脚下巨大的书页上浏览,我们寻找那些残缺不全的铭文——这些最为古老的痕迹被我们的地理学家加以阐释,这些地理学家的任务就是在我们所选择的领域里追寻地球的历史。古生物学家根据从山上提取出数十万年前生活并兴旺于当时海中或者沼泽地中的丰富的动植物化石,并将其生活的时期加以分类,据此各种地层得以划分。我们的气象学家调查地球表面海拔 20,000 米以上控制风道的规律、以及控制北极和赤道气流交换的规律。他们和地理学家一起合作,调查大气活动对形成地球坚固硬壳的作用。地球硬壳不断变化,该变化不仅是气候引起的剥蚀,而且也是地球表面硬壳长期自身波浪形起伏运动的结果。现在

地球表面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画面是其所有过去历史的结果,其过去跨越的历史时期超出我们的理解之外。现在的画面是由我们的地形学家绘在地图之上的。正像过去时代的墙垣、要塞和城堡一样,起伏的群山就高耸在这些废墟中,它们那白雪覆盖的山峰注视着中亚无际的沙漠。我们的天文学家把诸如山脉、湖泊、河流、泉流和绿洲地理特征标在其位置上,将其海拔高度用米标明。根据钟锤的摆动速度的增加,我们调查员也确知了地球的形态和面积,这不仅只是关于亚洲的问题,也是关于我们整个星球的问题。

我们在寻求解释自从时间开始时就支配着地球的永恒的物理规律。我们的思想在如此无边的景象前变得毫无意义。正像横穿戈壁沙漠和沙漠附近的山脉时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那样,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在永恒的世界里不过居于次要地位,他们是地球转瞬即逝的过客。但是,他们是高尚祖先的后裔。我们的植物学家和地理学家从动植物王国中搜集标本,我们也通过人类学的测量来获得各种种族相互区别的痕迹。

我们的想像和好奇也分明通过原始人的起源和漂泊而对其所有时期的发展和兴衰变迁充满兴趣。在北京附近发现的原始人最古老的遗迹,即中国猿人(北京人),据估计它最少有 50 万年,至多则为 100 万年。未来的调查者可能会发现人类祖先的遗迹,他们于数百万年前漂泊在地球上。是的,我们的古生物学家可能自己会幸运地解决这个令人着迷的问题。我们的考古学家已经找到中国猿人后裔所使用的工具和器械,这些人是新石器或者石器时期晚期的人,他们 5,000 年前居住在戈壁上——这个时间可计算为几万年。

不过,我们向史前模糊的历史迈进了一步。在中国人最古老的历史传统中,对西部诸国的了解并没有向西延伸到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在印度及其祖先的史诗般的诗歌中,印度北部国家起了一定的作用,在这些诗歌中宇宙学的和宗教的传统混合在一起。在印度和中亚之间,耸立着喜马拉雅山这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在白雪覆盖的山体之外,季风云层雾蒙蒙的帷幔隐藏着一个神圣的地方以及一个神圣人物的殿堂。神圣的喀拉斯山和神圣的玛纳萨罗瓦尔湖早就为人们所知。在佛教宇宙产生论中,麦努(Meru)是个受尊敬的奥林

匹斯山,它从地球的轴心升起,组成宇宙的支柱和中心。印度的天在麦努山,那儿是诸神的住所和灵魂的所在地。梵天的城就坐落在该山上,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史诗《摩阿婆罗多》中就对其加以歌颂。100年前,欧洲有专家相信这个在最古老的宗教赞歌和史诗中出现的麦努山,象征着亚洲北部整个地区、西藏和高原鞑靼地区,而且特别象征着环绕着圣湖的山脉、印度河和恒河源的山脉。在海包围着的麦努山周围是4个世界岛屿,其中最南面的是迦姆布德维帕(Jambudvipa),而印度和巴德迦耶(Buddhgaya)及菩提树则居于其中间。

对西方人来说,在中国学者的合作下,瑞典探险队一直为之工作3年的那部分世界,慢慢地、艰难地从东方传说的黑暗中出现。希罗多德所叙述的印度是已知世界的最东界限,而最北部的边界则和海珀朴琳(Hyperborean)国接壤。亚历山大知道印度北部为巨大的山脉所包围,实际上他本人两次率军越过兴都库什山,并说明印度河发源于巨大的山脉中,该山脉的名字叫喜马拉雅山或者“隆冬之所”,它在2000年后才首次为欧洲人所知。斯特拉波(Strabo)知道恒河应在艾茅迪·盟提斯(Emodi Montes)中寻找,而普林尼(Pliny)则说恒河位于塞西亚(Scythia)的群山之中。基于从《泰拉斯全书》中获得的信息,以及根据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和斯特拉波地理系统的概念,托勒密(Ptolemaeus)建立了一套子午线系统,从而在北面的塞西亚人和南面的雅利安人之间形成一道边界墙。麦拉(Mela)和普林尼知道塞里斯(The Seres),这是一个居住在东海沿岸的民族,享有与世隔绝的和平和富裕。托勒密使用多个名字,诸如塞拉(Sera)、塞莱斯(Serice)和西奈(Sinæ)。而希恩(Sin)^①、秦(Chin)和塞里斯都是Engimatic中国的旧名字,而中国在中世纪则被称做契丹。希恩或者秦可能是从秦朝演变出来的。从东方塞里斯传说中的国家开始,这条世上最长的商路——丝绸之路将维吉尔(Virgil)所歌颂的高贵的丝绸运送到罗马上流社会和宫廷。

在这里,我们正在这片古老而著名的地方四处行走。我们不断

①一般也多把该词译为“秦”,为表示和Chin的区别,特意做“希恩”。——译者注。

地记起历史事件,经常发现其遗迹。各个种群和不同起源的民族与部落一个接一个地作为这些王国的统治者,这些王国建立、繁荣、衰落并湮没。在这里,来自中国、印度、希腊、波斯和云遮雾绕的塞西亚人的影响都在艺术中留下了其痕迹。因此,迁徙频繁。在这里,野蛮人的游牧部落相互征战,首领们则率领着其子民穿过这些荒漠,以迫使西面这些国家和“天子”结成联盟。在这里,被征服的种族和逃散的军队因干渴而疲惫不堪,身后留下死者的躯体。通过他们的商队、商人、朝圣者、信使和留名青史的旅行者,东西方的联系得以维持。我们探险队现在一步步征服的这片地域只是组成这个巨大王国的一部分。700年前,该王国所有的民族和种群都要遵守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

我们正踏着无数先驱者的足迹行进。在古老的汉朝就有这样的先驱,公元前140—前87年在汉武帝统治时候,中国人和博洛尔(Bolor)以西的国家结盟。公元前122年^①,张骞率领一支远征队前往大夏,并提及印度。大约在基督降生前60年,中国的疆域扩展到整个“东突厥斯坦”,^②在此他们统治有55个国家,并且他们在跨奥瑟斯河和大夏都拥有藩属。公元1世纪,中国指挥官班超向西挺进,对中亚诸王国发动战争,这些王国是匈奴、大月支人,他们被迫进贡。一般认为,西域都护班超曾经西进到葱岭以西。大秦(罗马王国)在《汉书》已经提及。在东汉时,曾记载有从大秦到缅甸的乐师和变戏法者。当时已经有4条路线通达西方,即从敦煌经且末及和阗线路,从敦煌经库尔勒、库车和阿克苏线路,从哈密经吐鲁番和库车线路,以及从哈密经巴里坤,环绕天山北麓线路。

西方对中亚地理没有任何概念,中国人则对这无际的沙漠和绿洲颇为熟悉。一连串的佛教朝圣者向西穿过戈壁、越过帕米尔附近的群山来到印度虔诚地朝圣,他们为人们了解这些地方贡献良多。

①此处有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应为公元前138年,第二次则为公元前119年。

②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文献中曾出现“突厥斯坦”一词,19世纪后西方将俄属中亚称为“西突厥斯坦”,中国新疆南部及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被称为“东突厥斯坦”,为地理名词,后来后者泛指整个新疆。——译者注。

其中之一是法显，他的朝圣之旅是在公元 399-414 年，此行甚至在西方也闻名。佛教是在公元 1 世纪前后传到中国的。法显是位虔诚的佛教徒，我们几次跨过他所过及的线路——“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示尔。”

如今，在 1500 年后，像他一样，几乎没有什么允许我们自己被这些风所阻碍，夏季热风卷过“流沙”，冬季则是寒风袭来。像法显一样，我们拜访了鄯善国，这儿当时的国王信奉佛祖教义，曾有 4,000 名僧人参加小乘佛教的仪式，而如今我们听到的则是伊斯兰教的阿訇们在清真寺的塔尖上的祷告声。喀喇沙尔是我们过去 3 年旅程的基地之一，当年为了由此继续其到和阗的朝圣之旅，并且为了亲睹行像游行，法显曾经访问此地。这种仪式是将佛像放在车上，车上饰有黄金和宝石，装饰着彩旗并绣有幡盖。他谈及国王的新寺院时，说它（王新寺）辉煌庄严，在城外 8 里处，经历 3 代王才建成。30 多年前，我曾经获得几件此期的古物，并将其从和阗带回国，现在它们在斯德哥尔摩东亚藏品中展出。法显访问了喀什噶尔，并记载了博洛尔山（Bolor-tagh）有毒龙，“吐毒风雪雨”，并记载了当地土人即名为“雪山人”的人类。

当我们沿着当年朝圣者的已经被湮没了的足迹蹒跚越过风蚀而成的沙丘时，这些古老的记载听起来是多么精彩而富有诱惑。我们想像着可以听到所有朝圣者中最伟大的旅行队的驼铃声，玄奘在唐代（公元 628-645 年）进行其虔诚的朝圣之旅，穿过戈壁流沙，翻越群山进入印度，并返回中国。

从西边来看，阿拉伯人在先知的旗帜下，渗透到亚洲的腹地。公元 9 世纪，圣战之一的领导者征服了库特比、布哈拉、萨马尔罕、科瓦利兹穆、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因此开始对内陆亚洲进行伊斯兰教的胜利进军，随后控制了这些地方，并影响了绿洲上的人民。

基督教的福音早期渗透到这些遥远的、似乎无法进入的地区。据说，早在公元 2 世纪，圣经就在中国首次传布，圣徒托马斯和巴托洛马斯是最早提到的传道者。公元 420 年，有位西派教教主就出现在谋夫。公元 9 世纪，当聂斯托里教传入中国时，大卫是其教主，并

且公元 878 年,杭州就有基督教徒。在 1625 年发现的铭文中,据说传教士奥鲁普恩(Olupun)于公元 635 年从大秦来到中国,随身带着圣书和圣像。三年后,唐太宗下令保护新的布道。后来,聂斯托里教的火炬熄灭了,但是在元代时它再次燃起。

公元 1245 年,伊诺赛恩特(Innocent)七世召集会议,反对基督教的敌人大汗和成吉思汗的后代,因为后者威胁要征服整个世界。同年,教皇派遣圣芳济会修道士普拉诺·卡皮尼前往卡拉昆仑山的贵由汗(Kuyuk Khan)处,八年后鲁布拉克接着来到居住在同一个城市的蒙哥汗(Mangu Khan)处。他们是最早从遥远的契丹向欧洲发回报告的人。契丹是中世纪中国的名字。中亚许多民族都使用该名字,而且现在俄国人、萨尔特人(Sart)^①和柯尔克孜人仍然在使用这个名字。

紧接着鲁布拉克,小亚美尼亚国王海通一世(Haiton)旅行至蒙古·汗宫廷,被在喀喇昆仑的大汗巴图(Batu)接见。他返回时经过准噶尔、萨马尔罕、布哈拉、阔拉萨恩(Korasan)和塔布里什(Taburiz)。他对佛教进行了描述并描述了人们参拜佛陀。关于中国,他做了中肯的评价:

“契丹皇帝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契丹拥有世界上丰富的人口和无限的财富……在契丹王国里,有着比世界上其他王国更为值得注意的和珍贵的东西。该国家的人民极为精明,在所有艺术和科学上鄙视其他国家的知识。”

当我们向西进发时,我们一次次地跨过古代旅行者们走过的线路,经常想到他们简单记述中所留下的那些描述。马可·波罗是所有这些人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的旅游记述是中世纪留存下来的最好的游记,没有哪个古代旅行者在敏锐的观察力、智慧和幽默上可以与之相比。他描述契丹的作品堪称杰作,他对 660 年后我们也穿过的沙漠的记述准确而切题,即使他不时点缀些传说中的人物。

在马可·波罗时代中国也还有许多其他欧洲人,但是我们对他们

①即维吾尔人,当时有不少西方探险者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以此名称呼维吾尔族。——译者注。

们一无所知。马可·波罗本人提到一个德国工程师,在炮术上曾帮助过忽必烈汗。

在卡斯卡尔(Cascar^①)王国,马可·波罗访问了其都城、果园和葡萄园。他也曾来到鸭儿看(Yarcán^②)、忽炭(Cotan^③),发现这些王国和省都在大汗的统治之下,崇拜穆罕默德,他还随处可以遇到涅斯托里教教徒。在车儿臣(Charchan^④)省,他注意到这些河流产碧玉和玉髓,它们在中国均可卖好价钱。该地四周均为沙荒地,当军队入侵时,居民就四散逃入其中。要找到这些逃亡者是不可能的,“因为风立即就把沙子吹起,掩埋了人们的足迹”。

5天后,马可·波罗来到罗布省的罗布镇^⑤,对这个地方我们的探险队比以前任何人都进行了更为彻底的调查。马可·波罗记述道:

“罗布是位于被称作罗布沙漠的边沿上的一个大城市,坐落在东面和东北面之间。它隶属于大汗,其属民崇信穆罕默德。那些要横穿过沙漠的人们都要在此停留一周,稍事休息,使人畜都恢复体力,然后准备行程,同时要携带人畜一个月的口粮。在离开此城市后,它们就进入到该沙漠之中。”

“该沙漠的长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据说骑马从一头到另一头要花费一年多的时间。此处是沙漠最窄的地方,花一个月就可以穿过。该沙漠完全是由沙山和沙谷组成,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但是,在骑马行走一天一夜后,人们可以发现清水,足够大约50人或者100人及其牲畜饮用,但是再多就不够了。穿过整个沙漠后,还可以以此方式找到水,就是说总共大约有28处有好水,但是水量不大。此外,还有4处有咸水。”

“沙漠中没有动物,因为没有可供其食用的东西。但是,该沙漠中据说有个著名的现象,即,如果旅行者夜间赶路,无论谁偶然掉

①即今新疆喀什。——译者注。

②即今新疆莎车。——译者注。

③即今新疆和田。——译者注。

④即今新疆且末。——译者注。

⑤即今新疆若羌县。——译者注。

队,或者睡着了等诸如此类事情,那么,当他试图赶上他的旅队时,他就会听到鬼魂讲话,并相信它们就是其旅队伙伴。有时,鬼魂们喊他的名字,然后行者经常被误导入歧途,这样他就永不会找到其旅伴了。许多人就是这样失踪的。甚至在白天也可以听到这些鬼魂们讲话。有时,你会听到大量潜水者的乐器声,而更经常的则是听到鼓声。当你进行此行程时,行者要紧密靠在一起,这是形成的习惯。所有的动物脖子上都系有铃铛,以使它们不易走失。当宿营时,他们总要做个记号,指示起程时前进的方向。”

“就这样来穿过沙漠。”

毫无疑问,马可·波罗本人听到过这种奇怪的声音,当风飕飕地吹过沙丘顶时,这种奇怪的声音就出现了。马可·波罗乐意相信他所了解到的那些传说的故事。真实情况是,在沙漠的一侧有些东西神秘莫测,沙漠上的沉寂被奇怪的声音所打破,沙漠上死气沉沉,四处弥漫着沉寂,这种气氛包围着旅行者,他们借助于想像,就认为沙漠上到处都是超自然的生灵。再也没有谁比马可·波罗对此印象描述得更为明显而富于戏剧性了。当人们追随他的足迹穿过沙漠并理解其思想和记忆时,就会容易探究他是怎样旅行的,他装备了什么,当时旅队是怎样组织的,可能他们穿越沙漠组织地和现在一样。他自己所说的是,旅行者由一根绳子紧紧地连在一起,骆驼携带着铃铛,只有这样才可以穿过沙漠,这正像现在一样。可能只是当可见度差的时候,他们摆放路标,正如航道上的浮标一样,以便不失去方向。显然可见度颇差,因为他从没有提及南面的高山,也没有看到或者听说人讲过罗布淖尔湖。

哈密是个在我们的命运中起着重要作用的绿洲,马可·波罗使用其穆斯林东突厥语名字库木尔(Comul),并说该省处于两个沙漠中间。

他也曾谈到欣斤塔刺思(Chingintalas)^①,该地被认为是在巴尔

①即今新疆吐鲁番,见梁生智译《马可·波罗游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译者注。此处地望到底是今天何处,有不同说法,有认为是今天新疆鄯善、或新疆库车地区、或新疆巴里坤,或者甘肃河西地区的赤斤(见田卫疆《蒙古时代的维吾尔人社会生活》,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5年,第23-31页)。——译者注。

库尔 (Barkol)^①附近地区。

“10 天后来到另一个省,该省叫做苏克楚尔 (Sukchur)^②,有许多城镇和村庄。主要的镇叫做肃州 (Su-chou)。这儿的人部分是基督徒,部分是偶像崇拜者,所有人都是大汗的属民。”

“当离开甘州 (Kan-chou)^③时,骑马走 12 天,此后来到一个叫做额济纳的镇。该镇在北面,地处沙漠的边沿。它属于唐古特 (Tangut) 省。人们信奉偶像崇拜,并拥有大量的骆驼和牛群,该地盛产鹰。……居民以畜牧业和家养牲畜为生,因为他们没有商业。在该镇中,男人必须要为自己准备 40 天的口粮,因为他离开额济纳时,就会进入一个沙漠,该沙漠向北延伸,有 40 天的路程。在沙漠中,他不会遇到有人居住的地方,也不会遇到牧场。夏天,实际上可能会遇到人,但是冬季则十分寒冷。也可能遇到野兽,野驴的数量特大……”

我们探险队的成员几乎访问了马可·波罗提到的亚洲中心的所有城镇,我们瑞典年轻探险队员的大多数,在其随身携带的图书中都人手一册马可·波罗的这部著作。我本人则有两本英文版、一本法文版和一本德文版。我们从多个方向穿过了马可·波罗所描述的沙漠,它富于诗意的浪漫魅力掩藏着沧桑变迁和冒险,其中的许多都为我们所经历。

14 世纪初,有几位主教和传教士被派遣到远东。因此,圣芳济会的修道士约翰成为汗巴里城^④的大主教,并于 1328 年去世。

1342 年到 1364 年间,约翰·马里格诺里是北京宫廷中的教皇的使节。奥多里克·德·鲍丹诺也曾经描述过北京这个城市。

在 1325 年和 1346 年间,摩尔人伊伯恩·巴图塔在非洲和亚洲曾经进行了其著名的旅行。当时,在中国旅行比现在旅行要安全。他说:

①即今新疆巴里坤。——译者注。

②即今甘肃酒泉。——译者注。

③即今甘肃张掖。——译者注。

④即北京。——译者注。

“对旅行者来说，中国是地球上所有地区最为安全和惬意的地方。你可以进行9个月的行程，这个行程可以穿过该王国，而不必有任何担心，哪怕是你随身携带有宝藏。因为，在每个休息的地方，都有个处在某个官员监督下的旅馆。该官员住在当地，并配置有马匹和步兵。每天太阳落山时，或者夜幕降临时，该官员都要由其秘书陪着到旅馆看一看。他会记下在此过夜的每位陌生人的名字，将名单盖上印，然后锁上旅馆门。早晨，他和其秘书再回到旅馆，一个个大声点名，并作上记号。随后，他派遣一个人跟随旅行者，该人的任务是将他们送到下一站，并从那一站的官员那儿拿到他们所有人到达的确认函件，并将函件带回，否则该人将要负责任，这就是从广东到北京所有驿站的习惯。在旅馆中，旅行者发现所有必需品应有尽有，特别是禽肉和鹅肉，但是，羊肉则罕见。”

1350年后，前往中国的传教士和商人没有了。直到一个半世纪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航行到远东。再晚些时候，罗马的耶稣会教士也来了，并且他们开启了一个欧洲人在中国探险的新视角。

贴木尔·古力干（Timur Gurigan）埃米尔，“伟大的”贴木尔是面积巨大的地域的最后征服者。他将所有西亚置于其统治之下后，就将其目光转向亚洲的东部。他希望重开通往中国的丝绸之路，派遣其所属的鞑靼人去探索和闾东部的戈壁沙漠。他们报告说从和闾到汗巴里（或者北京）有两个月的行程。他在年轻时就听说过戈壁和蒙古利亚，他其中的一个配偶就是蒙古汗的女儿。现在，在其老年的时候，他梦想突破保护契丹的长城。他当时69岁。在萨马尔罕的迪尔库沙（Dilkusha）宫殿，他接待了蒙古王子和中国皇帝的使节。1403年，他接见了西班牙北部卡斯提尔王国亨利八世的大使路易·宫扎莱兹·德·克莱维跃。在接见时候，中国的使者被安排坐在克莱维跃的下面。此后，贴木尔对众埃米尔说，除了中国以外他已经征服了整个亚洲，如今中国也成为易于获取的猎物。他率领一支20万人的军队，他认为这足以征服中国。他率军穿过斯尔大雅冰达坂，打算利用北线进攻契丹。奥特拉（Otrar）被选来用作冬季的住处，春天即开始发起对中国皇帝的进攻，而中国皇帝并不比其两年前征服的土耳其苏丹巴耶兹德缺少威严。1405年3月，伟大的战争

之鼓鼓动军队进军。但是,在胜利的旗帜下,贴木尔的白马却空鞍而回,他在其帐篷中亡故。不过,在其最后时刻,他命令诸埃米尔继续进军契丹,继续战斗。

正是在此未竟之战斗开始之际,克莱维跃将其国王的问候带到在萨马尔罕的统治者这儿。他的行程是在 1403 年至 1406 年之间。

在阿卜杜—乌尔—拉扎克对贴木尔儿子沙赫·鲁克(Shah Rukh)派往中国皇帝(1419-1422)的使节的描述中,我们发现他提到许多地方和沙漠,500 年后我们的探险队已经拜访过这些地方,并穿过了它们。

这个使团由 510 个成员组成。他们从阔拉萨恩(Khorasan)的赫拉特出发。在前往哈密的路上,发现了一座佛教寺庙,并遇到中国使者。跨过这个大沙漠用了 25 天的时间。他们在此看到野骆驼和野牦牛。在中国本部的边界上,他们再次受到接待。此后,又是沙漠,直到他们到达位于一个叫做喀洛尔(Karaul)的要塞(卫所)。在此,他们被清点人数并被记录在案,此后才获许继续前进。沙漠上的第一个镇是肃州,他们被安排在镇门附近的门楼中住宿。

1420 年 12 月 14 日拂晓前,他们到达北京城城门前,按照记述,他们受到天子的接待。1421 年 5 月 18 日,使者离开北京。12 月 1 日,其主沙赫·鲁克杰收到中国的信函,以及给他的报告。

和当时的欧洲比较起来,贴木尔后代的有学问和修养的穆斯林属民毫无疑问对从中亚到中国的路线有着更为清楚的概念,当时欧洲还不知道马可·波罗的奇妙旅行。不过,哥伦布正在寻找一条通往马可·波罗笔下的契丹国和日本诸岛的更便捷的道路。他发现了美洲,却认为是到了亚洲的东海岸。

在过去的世纪里,不仅有欧洲人,而且还有大量的穆斯林也曾经走过我们孤独的沙漠之路,但却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其行踪的文字记载。在上千年的时间里,无数的商队也曾经走过戈壁和中亚,但是随行的旅行者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不过,沙漠深处的事情偶尔会传到欧洲人的耳朵里。因此,大约在 1550 年,波斯人哈德基·穆罕默德对吉欧瓦尼·巴提斯塔·拉姆斯欧说,他已经在肃州和甘州,他是陪同一个商队来到这两个镇的。后一个镇的城墙是如此之宽,以至于

在上面可以并行四辆马车。肃州是个大镇,有砖砌的房屋和庙宇,种植丝绸、梨树、苹果树、杏树、桃树、西瓜和葡萄,并且在附近的高山中产大黄。他估计从肃州到哈密的路程要 15 天,从哈密到吐鲁番要 13 天。

本奈蒂克特·高斯是个高尚和著名的旅行家,我们探险队经常追寻其走过的线路,并在其大本营中停留。他 1561 年出生在亚述尔群岛,1594 年陪同传教士前往印度。在伟大的沙赫·阿克巴尔的帮助下,他于 1603 年春天离开拉合尔。他受印度果阿传教士的委托,要查明中国是否和马可·波罗所说的中国是同一个国家。在一支庞大的驼队的陪伴下,他到达喀什噶尔、阿克苏、库车和喀喇沙尔。他在此逗留了三个月,并得知契丹和中国是一个国家,汗八里就是北京。他在吐鲁番停留一个月,在哈密也停留一个月。1605 年年底,他到达肃州,随行的有 5 个仆人、2 个苦力、13 峰骆驼、以及他的旅伴亚美尼亚人伊萨克。他通知了在北京的玛提欧·里希神父他的到来。后者和其他在北京的耶稣会教士已经接到印度来的情报,说高斯将要来北京。此时,即 1606 年 11 月,耶稣会教士很高兴收到了他本人传来的消息。从肃州到北京有 4 个月的行程。1606 年 12 月 6 日,里希神父派遣一名基督徒约翰·法德纳兰前往迎接高斯。从西安经过 2 个月的行程,约翰·法德纳兰于 1607 年 3 月到达。约翰·法德纳兰发现本奈蒂克特·高斯已经病得快要死了。本奈蒂克特·高斯高兴地大喊,他读了北京耶稣会士的信,整夜将信贴在心上,想到如今他的朝圣之旅终于结束了。约翰·法德纳兰尽其所能抢救他,想要将他带到北京,但是在约翰·法德纳兰到达 11 天后,高斯还是在肃州去世,并被葬于该地。在高斯死后,那些穆斯林立即将其财物拿走。

“他们是以最为野蛮的方式进行的,但是他们所引起的伤害不像其日志遭受毁灭那样不愉快,他的日志记得非常详细。在其去世前不久,他写信警告我们在北京的人员,不要相信穆斯林。他也断然忠告今后不要再试图沿着他走过的路线旅行,因为这极危险也毫无所获。”

仅仅经过几个月对穆斯林和中国人的恼怒后,约翰·法德纳兰和伊塞克就能够返回北京了。在此,“借助于本奈蒂克特的一些文